

哈代诗选

英汉对照

S E L E C T E D
P O E M S O F
T H O M A S H A R D Y

(英) 哈代著 飞白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英诗经典名家名译

哈代诗选

英汉对照

S E L E C T E D
(英) 哈代著 飞白译
P O E M S O F
T H O M A S H A R D Y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代诗选：英汉对照 / (英) 哈代 (Hardy, T.) 著；飞白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7

(英诗经典名家名译。第2辑)

书名原文：Selected poems of Thomas Hardy

ISBN 978-7-5135-4926-4

I. ①哈… II. ①哈… ②飞…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②诗集－英国－近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8043号

| | |
|------|---|
| 出版人 | 蔡剑峰 |
| 系列策划 | 吴 浩 |
| 责任编辑 | 段会香 |
| 装帧设计 | 赵 欣 |
| 出版发行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 社 址 |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
| 网 址 | http://www.fltrp.com |
| 印 刷 |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9×1194 1/32 |
| 印 张 | 111 |
| 版 次 |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135-4926-4 |
| 定 价 | 280.00元 |

购书咨询：(010) 88819929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www.fltrpstore.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249260001

意切情深信达雅

——序《英诗经典名家名译》

上小学前，爷爷就教导我要爱劳动，爱念诗。“劳动”是让我拾粪、浇菜、割驴草……“诗”是学念他一生中读过的唯一“诗集”《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等。我还算听话，常下地帮着干零活，偶尔也念诗。上中学后喜出望外地得知，最早的诗歌便是俺乡下人干重活时有意无意发出的“哎哟、哎哟”之类的号子声。老师说，这是鲁迅先生发现的。后来糊里糊涂考进北大，便懵懵懂懂向冯至、李赋宁、闻家驷等老师学习一些欧洲国家的诗歌。

大约十二天前，我正准备出访东欧和中亚时，北大、北外、党校三重校友兼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指示我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即将付印的《英诗经典名家名译》写篇序言。基于上述背景，我竟不自量力，欣欣然应允，飞机起飞不久就边拜读边写体会了。

一看目录，我在万米高空立即激动不已。译者全是令我肃然起敬又感到亲切的名字。

冰心是我初中时代的“作家奶奶”，我工作后曾专门找借口去拜访她在福建的故居。袁可嘉半个世纪前应邀从南大到北大讲英国文学史，我是自己搬着凳子硬挤进去旁听的幸运学生之一。王佐良先生是我读研究生时教授英国诗歌的。同学们爱听他的课，他大段引用原文从不看讲稿，我们常觉得他的汉语译文会比原文更精彩……穆旦、屠岸、江枫、杨德豫等我未曾有幸当面请教，从他们的作品中却受益良多，感激恨晚。

前辈翻译家们追求“信、达、雅”。落实这“三字经”却并非易事。

第一，在丰富多彩、良莠不齐的英文诗林中，译者要有足够高的先进理念和真知灼见去发现和选择思想水平高的作品。国产千里马尚需伯乐去认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诗就更需要了。看诗的高下、文野，境界和情感永远是最重要的因素。我国《诗经》历久不衰，首先因为里面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这样政治上合民心的诗句，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样传递真情的佳句。这套诗集选了许多跨世纪思想性极强的好诗。如雪莱《普罗米修斯的解放》中的警句：“国王、教士与政客们摧毁了人类之花，当它还只是柔嫩的蓓蕾……”今天读起来仍发人深省。如莎士比亚在其第107号十四行诗中将和平与橄榄树的葱郁有机相连，上承两千多年前中国先哲“和为贵”的真谛，下接联合国大会此时此刻的紧急议题。这样的诗自然有人爱，有人信。

第二，诗源于生活。诗作者和译者都最好与百姓血肉相连。马克思曾与诗友调侃：诗人也得吃饭，别奢望写诗写饿了上帝会把盛着面包的篮子从天堂递下来。这套诗选中有许多生活气息浓醇、情意真切的诗。如出身佃农的彭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后写的政治讽刺诗：“我赞美主的威力无边！主将千万人丢在黑暗的深渊……”，“……阔人们日子过得真舒泰，穷人们活得比鬼还要坏！”，“……有的书从头到尾都是谎言，有的大谎还没有见于笔端。”写实和预言都相当准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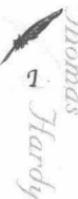
第三，译文要忠实于原作，自身又要通畅、简洁、优美。这套诗集中，英文原作都是名符其实的经典。读诗最好读原文，但世界上大约有三千种语言，一个人会用来读诗的语言肯定少得可怜。为开阔视野、加强交流、增进友谊，读外国诗大多还得靠翻译。这套诗选中的译者都治学严谨，都酷爱祖国和外国优秀文化，译文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杰出成果。他们把拜伦的奔放、纪伯伦的靓丽、济慈的端庄、布莱克的纯真、华兹华斯的素净、叶芝的淡定、狄金森和

弗罗斯特的质朴译得惟妙惟肖。读这样的译作，哲学上可受启迪，美学上可得滋润。这有益于读者的身心健康，能满足青年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能为有关专家的进一步研讨提供方便。

不妨说，这套诗集中外皆宜，老少咸宜，会书中两种语文或其中一种的人皆宜。

李肇星

2011年9月14日至25日自乌兰巴托（意为“红色勇士”）上空经莫斯科、明斯克（“交易地”）、塔什干（“石头城”）飞阿拉木图（“苹果城”）途中。



前 言

诗人与小说家

哈代作为诗人与小说家的成就不相上下，但他从来都把自己首先看作诗人，他的创作生涯是从诗开始（1856年）并以诗结束（1928年）的。哈代回顾他的少年时代说：“诗真的在我心中觉醒了，我感到了诗在文学中至高无上的位置。”不过他的诗人地位得到承认较迟，他五十多岁时停止小说创作而回归诗歌，他的第一部诗集迟至五十八岁（1898年）才出版，而此时他早已因《远离尘嚣》、《卡斯特桥市长》、《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等名著，作为小说家闻名于世了。哈代为我国读者所熟悉的一面也正是小说家。他作为世界一流诗人的地位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才确立，如今哈代已被文学界公认为英诗经典和“英国性”的传承人。

弗吉尼亚·伍尔芙说：“哈代提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某时某地生活的摹本，而是世界和人的命运在一个伟大的想象力、一位深邃的诗歌天才、一个仁爱而人性的灵魂面前的显象。”奥登赞美哈代“以鹰隼的眼光，从极大的高度观察生活”；庞德说在哈代去世后，再也没有人能教他写诗了；二十世纪中叶后主宰英国诗坛的菲利普·拉金认哈代为师，他评价哈代诗集“比这个世纪至今能贡献的所有最佳诗歌作品要好上许多倍”；评论家哈罗德·布卢姆也认为“二十世纪的诗集中极少能与《冬天的话》的伟大相比”。多种版本的《牛



津诗选》选入哈代作品在数量上都居前列。

哈代可说是英国传统诗的最后一位大诗人，又是英国现代诗的第一位大诗人。回想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于1798年出版《抒情歌谣集》，掀起英国诗歌的高潮，经历了浪漫派诗歌的叱咤风云和维多利亚诗歌的摇曳多姿，到一百年后的1898年哈代出版《威塞克斯诗集》之时，新浪漫主义诗风已流于萎靡颓废。哈代诗起一代之衰，出现在英国传统诗与现代诗的断层间，成为坚实的关键一环。他一扫雕琢和无病呻吟的时弊，写出关切现世，诚挚率真，冷峻深沉，悲悯沉郁，既带泥土气又充满现代反思的新风格的诗。贯穿于哈代诗中的是反传统的态度和对存在困境的思考，他写诗的主要素材是并不浪漫而很难入诗的“中性的灰色和偶然”（《他从未期望过高》），而在他悲剧意识的底层，我们却总能听到压低音调的理想主义。

哈代的诗创作持续了漫长的七十二年，而他的诗的经典化过程也同样漫长。在他生前，评论界对他的诗指责挑剔多于认同，加以在他的晚年又逢现代主义诗歌异军突起引人瞩目，人们都被风头正劲的现代主义所吸引，忽视了蕴涵在哈代诗平易朴实、真挚低调中的伟大。而哈代一生中尽管文艺潮流剧变，他却始终坚持自己一贯风格不为时尚所动。因此，他不仅在十九世纪后期诗歌中显得非常独特，他在二十世纪争奇斗炫的现代派诗歌间，因其平民的、朴实的、质疑的、理想的和个人化的倾向（与现代派诗歌贵族的、精英的、晦涩的、碎片化的、非个人化的风格大异其趣），仍显得非常独特，成为一棵独立诗坛的常青树。他的诗风深刻影响了弗罗斯特、奥登、狄兰·托马斯、菲利普·拉金等现代诗人。

如上所述，哈代的诗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奠定了经典地位，诗人哈代受到的重视也超过了小说家哈代。王佐良于八十年代编《英国诗选》时对哈代作了这样的评述：

“他比当时的后浪漫派要朴素、深刻，而他土生土长的气质和英



国传统的艺术手法又使他截然不同于当时正在风靡西方世界的现代派诗人如艾略特。事实上，后者是攻击哈代所作的，而且颇多附和者。然而时间是公正的评判者。到了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出哈代诗作的内在优点，而艾略特等人炫奇的手法则已过时，以致有的论者认为现代主义只是一种旁支，哈代才代表了英国诗歌的主流。”

生平与创作

托马斯·哈代 1840 年 6 月出生在英国多塞特郡的一间茅屋里。多塞特郡位于英格兰西南部，是英国最贫困落后的郡县之一，他出生的小村叫上博坎普敦，在郡治多切斯特以东约五公里，村子紧靠着荒野和丛林。哈代一姓曾是名门望族，但在十八世纪已经破落。他父亲是个砖瓦匠领班，小提琴拉得很好，也是教区唱诗班成员，小哈代得以从父亲继承了音乐爱好。到了晚上，父亲用小提琴奏出各种舞曲，小哈代就会合着节拍跳舞。他母亲做过女佣，但她爱好是读书，喜欢古典文学并颇有文学素养，她是儿子的启蒙教师，培养了他的文学兴趣。而且，在哈代身边就有浓厚的民间文学氛围。从而，他虽生长在偏僻农村，自童年起就得到了文学、音乐的熏陶和周围大自然的滋养。

哈代八岁起在本村上学，十岁到十六岁在郡中心的多切斯特上学，学校课程中有拉丁文和法语。他爱独自读书，读过许多文学作品包括古代经典，自己也喜欢写作。但按他的家庭条件，根本没有上大学深造的经济实力，所以 1856 年他十六岁时就继承父业，跟当地的建筑师希克斯当学徒去了，1860 年满师后当了希克斯的助手。英国的教堂很古老，希克斯做的是修缮教堂的工作，所以哈代经常要跑多塞特郡内郡外各地。他热爱读书，但只有清早时间可利用，于是他常常早上五点钟起来读书，直读到必须去上班之时。不过，从事建筑业对他的文学梦不无好处，给他积累了不少今后创作所需的生活体验。

1862 年哈代离多切斯特赴伦敦换换环境，他为修缮和设计教

堂建筑的布隆菲尔德当助手，在那里干了五年，加入了建筑师协会。同时他参观画廊和博物馆，看话剧和歌剧，熟悉了伦敦的文化生活，也熟悉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新思潮和诗歌成就。他继续读许多文学和哲学书，也写了许多诗，但未能得到发表（只发表过散文作品）。他这时期创作的诗，后来有些收入《威塞克斯诗集》，另一些完成的或未完成的诗稿，则在修改后陆续编入其后的各卷诗集。值得注意的是，他二十多岁写的诗已预示了他今后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人们的苦难和世界的冷漠。

哈代在伦敦，因出身低微、个性腼腆内向、又没什么社会关系，难谋发展，而对社会的不公和阶级歧视则深有感受。他因日夜工作学习累坏了身体，对伦敦也有了厌倦之情，遂于 1867 年仍回到老东家希克斯那里工作，同时开始写小说。

1867 到 1869 年间，哈代与十六岁的表妹特丽菲娜（当时在做实习教师）有过一段恋情，在哈代小说中常常看得到特丽菲娜的影子。1870 年，哈代在威塞克斯地区以西的康沃尔郡勘测和修缮教堂时，遇到当地教长的妻妹，热情活泼的爱玛·吉福德，爱玛佩服哈代的文学才能，二人相约再见，不久就确定了恋人关系，哈代并以爱玛为原型写了小说《一双蓝眼睛》。在爱玛支持下，哈代于 1872 年大胆地决定放弃建筑业而投身文学创作。直到 1874 年，哈代新作小说《远离尘嚣》大获成功，有了经济基础，他才和爱玛成婚，此时哈代已三十四岁，爱玛也快满三十四了（虽然她登记的年龄是二十九）。他们的婚姻起初几年十分幸福快乐，但后来渐渐出现分歧和疏远。

爱玛的父亲是个事务律师，中产阶级的出身和家境使爱玛抱有优越感，觉得自己是下嫁（泥水匠和女佣家庭出身的）哈代，然后她又未能生育子女，这都使她和婆母相处不融洽。婚后十年间，哈代夫妇多次在伦敦和多切斯特地区往返迁居。在伦敦居住便于哈代和文学界、出版界接触，但伦敦的空气污染不利于健康；而住在多切



斯特地区则比较闭塞不便，而且爱玛不愿在此与婆母为邻。直到一场大病后，哈代决定回乡，并于1883年在多切斯特东郊开始建造自己设计的住宅，于1885年迁入定居。哈代把住宅命名为“麦克斯门”，感到很合心意，而爱玛对离开伦敦是不大乐意的。

哈代的小说作品渐渐有了销路，但他的悲剧意识和对社会的批判意识常惹人非议。出版商不断地要求他降低调子，抹平棱角，不料越写到后来，哈代的批判锋芒却越犀利。在哈代小说中，如今被奉为文学经典的《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分别于1891和1895年出版，因揭露社会不公，批判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震惊了当时的社会，引发激烈争议。尤其是后一部，讲述的是主人公裘德（他和哈代一样是个出身低微的建筑师）勤奋好学并有天资，但竭尽努力也进不了大学；他和思想开放的表妹淑相爱同居，又得到悲剧的结局。由于小说猛烈抨击了当时的教育、宗教和婚姻制度，使得舆论哗然，甚至有人称该书及其作者为“淫乱的裘德”和“堕落的哈代”。威克菲尔德主教更在报纸上宣称他“把这本令人作呕的书扔进了火中”，并宣称“收藏这种垃圾使图书馆丢脸”。哈代在事后指出：神学和焚烧本来就有长期的不解之缘，这位主教“用火作文学批评，其气急败坏是由于他恨不得（用火刑）烧了我”。

实际上，写作《苔丝》和《裘德》，标志的是哈代思想的成熟和不再迁就社会舆论。尽管这股风暴甚嚣尘上，也给了哈代很大的刺激，但终于挡不住时代的趋势。按照哈代的说法，“它对人的行为留下的唯一影响是：这次经验彻底治愈了我对写小说的兴趣。”

哈代决定从此封笔不写小说，回归诗歌创作。哈代认为以同样的思想写诗会比写小说少惹麻烦；其次他相信自己也更擅于写诗，想当初年轻时，他是因写诗不能出版不能糊口才从事小说创作的。如今他的小说虽遭非议，但争议却增加了销路，有了版税收入，他解除了写诗无法糊口的担忧，现在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了。

于是，哈代在1898年底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威塞克斯诗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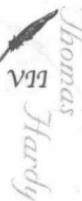
他年轻时写的一些诗也包括其中。起初人们以为他只是客串一下，岂料哈代从此就写诗不辍。到1925年，他在完成第七本诗集《人间杂剧》后，尽管健康和视力日见衰退，仍表现了超乎寻常的创作能量，1928年去世前，他在为第八本诗集《冬天的话》准备的前言片断中不无自豪地说：“据我所知，我是唯一能在……岁生日出版一卷新作诗集的英国诗人。”这里留下的填空题中准备填进“八十八”或更高的年龄，但哈代没活到那个生日。

通常，诗与青春有天然的亲密联系。诗情到老年往往会衰退，如华兹华斯受封桂冠诗人时早已江郎才尽，有些早露头角的少年诗人甚至刚到成年就耗竭了诗才。哈代却是个例外，他的诗多数作于五十五岁到八十七岁间，而直至最后也未见诗思衰退的迹象，在诗人中是罕见的。

哈代的诗虽没引起小说那么大的麻烦，但得到社会接受也很艰难，舆论对他的诗褒贬不一，起初还是负面评论占上风。因为他的诗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念相悖，与社会的沾沾自喜的风气和“上帝仁慈”的信仰相悖，《威塞克斯诗集》面世时竟被人评为“充斥着自古以来载入诗集的最骇人听闻的胡言乱语”。随着他的八部诗集与史诗剧《列王》陆续出版，哈代逐渐奠定了诗人的名声，但在他生前，对他的诗的接受始终是有限的。

哈代揭露维多利亚时代伪善的道德、法律和宗教，不仅招致评论界的激烈反应，也加剧了他和爱玛的分歧：爱玛的观念很正统，她对宗教还越来越虔诚，经常向教会慈善机构捐款，到处散发宗教宣传小册子；而哈代却在《无名的裘德》中抨击宗教和现行婚姻制度（他只肯定爱情与心灵的结合），再加上小说的女主人公淑又明显带有哈代爱慕过的菲娜表妹和弗洛伦斯·亨尼克的身影，都使爱玛忍无可忍。

弗洛伦斯·亨尼克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她出身文学世家，丈夫是军人。哈代1893年结识亨尼克夫人，因她有素养、有气质且



爱好写作，哈代对她非常欣赏爱慕，但她未越轨，二人间是精神恋爱。哈代与弗洛伦斯·亨尼克作为挚友通信交往持续终身，这对哈代与爱玛的紧张关系不啻火上浇油。面对爱玛的愤怒指责，哈代通常沉默以对，并携爱玛到欧陆或国内旅游，但缓和不了紧张关系。

进入二十世纪，哈代逐渐得到社会迟到的承认。哈代于1905年获得阿伯丁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08年获封爵士（哈代拒绝接受），1910年获得英王乔治授予的功勋章，1912年获得皇家文学学会金质奖章，1913年获得他年轻时想进而进不去的剑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爱玛自从下嫁哈代，不仅在出身和教育上抱优越感，甚至自诩文学才能也优于哈代，此时心理很不平衡；而哈代则越来越不顾及爱玛的情感。1905年，又一位崇拜哈代的青年女作者弗洛伦斯·达格戴尔由亨尼克夫人引见哈代，哈代对她也很欣赏，除帮助她改稿投稿外，又请她为写作《列王》查找资料，1910年后弗洛伦斯成为哈代的助手。

爱玛于1912年11月病逝，事情发生得突然，使哈代深受震动。他自责对爱玛的病情估计不足，没意识到她情况如此严重，也自责长期以来对爱玛很不关心，自责没有满足爱玛的愿望陪她重游她的出生地普利茅斯……。爱玛的死唤醒了哈代往昔的温情，在深深怀旧中他“重新爱上”了已逝的爱玛。于是他一处处去重访他与爱玛恋爱时到过的故地，写下怀念亡妻的“1912—13年组诗”（通常被称为“爱玛组诗”，其副题则是借用古罗马诗圣维吉尔的诗句“旧焰余烬”），收入诗集《境遇的嘲弄》；而在之后的四部诗集里又陆续收入了数十首同一主题的诗。

爱玛死后，弗洛伦斯·达格戴尔住到哈代住宅里来全面照顾哈代的生活。1914年哈代与弗洛伦斯结婚，哈代时年七十四岁，弗洛伦斯三十五岁。

晚年的哈代已是当代最重要的文学家，他在家中接待了许多作家，包括萧伯纳、豪斯曼、吉卜林、叶芝、福斯特、弗吉尼亚·伍



尔芙、庞德等。1927年秋哈代得病，到12月因肋膜炎病重，1928年1月累及心脏而逝世。去世前他请弗洛伦斯给他朗读了海亚姆《鲁拜集》中对上帝(天命)发出强烈抗议之声的第81首：“你呀，你造人用的是劣质的泥，你还特地造蛇放在乐园里；为了你涂黑人脸的万般罪孽——宽恕人吧！让人也好宽恕你。”

哈代的传记(其性质主要是哈代自传)，由第二任哈代夫人弗洛伦斯整理，分为两卷出版，上卷题为《托马斯·哈代的早年生活：1841—1891》(*The Early Life of Thomas Hardy, 1841—1891*)，下卷题为《托马斯·哈代的后期岁月：1892—1928》(*The Later Years of Thomas Hardy, 1892—19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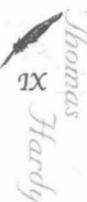
哈代是一位勤劳的笔耕者，他一共留下了十四部长篇小说、四十多篇短篇小说、九百多首诗、长篇史诗剧三部曲《列王》，以及许多其他作品和日记、书信、回忆。

哈代与威塞克斯

哈代可说是个乡土作家，他说过：“一般完全还原到特殊——这是一切伟大诗歌的共同特征。”他的诗和小说都扎根于威塞克斯，富于浓郁的乡土色彩，特殊而又实在。

“威塞克斯”是英格兰西南部的古名，意为“西撒克逊”，本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中世纪进入英伦后所建的诸多小王国之一，这个王国后来兼并列国，一度建立过英国威塞克斯王朝。在古老的威塞克斯地区，除中世纪历史遗迹外，还有远古留下来的巨石阵，也有许多古罗马历史遗迹，氛围里充满了历史感。

哈代把“威塞克斯”作为地理名词使用，在地理意义上，大体就是呈半岛形的英格兰西南部，包括哈代的家乡多塞特郡及其周围的几个郡(但半岛最西尖端的康沃尔郡不在内)。这个地区不算大，南临英吉利海峡，西北临大西洋和布里斯托尔湾，内陆离海最近也不过五十来公里。这里到处分布着牧场、丘陵和湿地荒原，风景秀美，但土地比较贫瘠，而哈代又赶上资本主义侵入农村，造成农民



破产、农村凋零的历史时期。这一切综合起来，使他笔下的威塞克斯成了一个含义丰富的符号，她象征着古老神秘的人文历史、秀丽苍凉的自然环境、淳朴美好的乡土文化，但也是上演严酷人生悲剧的舞台。

哈代一生，除了在伦敦住过及短期外出旅游，始终住在他的家乡，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不仅是《威塞克斯诗集》，他所有的诗文都浸染着威塞克斯色彩。所以提及哈代，人们不能不想起威塞克斯；而且现在若提及威塞克斯，人们也不能不想起哈代。哈代对当地的描写具体入微，诗和小说中的地名，都能与当地的真实地名一一找到对应，如“卡斯特桥”对应的是多塞特郡的郡治多切斯特。因哈代作品的巨大影响，他的诗和小说里的许多半现实半梦幻的地方，以及本已淡出历史而由哈代重新建构的“威塞克斯”，现在都已脍炙人口，成了巨大的旅游资源。在英国西南部旅游，哈代作品元素随处可见。

我们不一定要身临其境，只要读哈代的诗，就能亲切感受到威塞克斯的自然风光和文化氛围了，如《比尼崖》、《欣欣向荣的五月》中的自然景色，《新岁苏醒》、《天气》、《不友善的五月》中的四季气候，《热蒂的报婚》、《第三道接吻门》中的淳朴民俗，《鹿访独屋》、《骄傲的歌唱家》中的生物情态等等。我还想点出，诗人在《无与伦比》中对甜苹果酒（半发酵的果汁）和舞蹈的眷恋引人注目。我们知道哈代从小热爱音乐和舞蹈，这既滋养着他的艺术风格，也培育着他的乡土情怀。在他的诗和小说中，乡村舞蹈的描写往往是最倾注了感情的，如《跳舞的夜》从期待角度写舞，《深更时分》和《凤凰之舞》则从怀旧角度写舞，都反映着哈代对家乡之舞的永不忘情。

哈代写舞的含义深长，不仅是在情感和社交的层面上，而且体现着诗人对生活的爱和热情，意指着存在与时间，表现着生命的律动。这既是他的乡土情怀的聚焦，也是对加在他身上的“悲观主义”标签的有力驳斥。

存在与时间

哈代作品的思想内容包括社会层面和哲学层面，如果说他的小说相对偏重社会层面，那么他的诗歌相对偏重的就是哲学层面了。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与时间是哈代诗中的永恒主题。他的诗表现了人的存在困境和深刻的孤独，同时也表现了坚持抗争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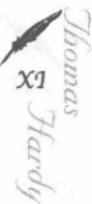
哈代对时间（作为存在的基本规定性）有着超乎常人的敏锐感觉。看到青春的逝去、亲友的凋零、威塞克斯农村的破败和民俗的遗失，使他痛感一切都在时间之流里，没有什么美好事物能够留存。但他不采取以酒浇愁的颓废态度，而是直面存在，揭示存在困境的悲剧性的真谛。面对无情的时间和上帝，诗人一面代表人类的切身感受发出抗议：“我们称此为残酷！”一面又代表上帝作出干脆利落的回答：“这可没听说过”（《上帝的一课》）。哈代虽抱理想主义，但在严酷的客观规律面前从来不抱幻想，也不说安慰的假话。

哈代对时间的描写贯穿于每部诗集，但表现为多姿多彩的手法和无穷的变奏。如在《记忆和我》里，随着时间的流逝，青春、欢乐、爱情……都成了栖身破棚里的幽灵；在《风雨声里》，不仅生活的欢乐场景随风而去，连碑刻的姓名也被雨水剔除。但他并不对时间降伏，而是与无比强大的时间作顽强不屈的抗争。如在《五同学》中，赶路者在人生征途上前仆后继，奋进不止，颇有悲壮的气概；在《凤凰之舞》中这种抗争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而分外感人，主人公珍妮成了诗人哈代精神的化身，哈代自己写诗到生命最后一刻，就是这样一曲凤凰之舞。

哈代的诗中到处充溢着时间因素，这在他诗集的题名上就看得出来。因本书目录里只印了诗集的简称，这里把哈代诗集的全名与初版年代列出如下：

《威塞克斯诗集及其他诗》(Wessex Poems and Other Verses) (1898)

《昔日与今日的诗》(Poems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1901)



- 《列王》(*The Dynasts*) (1904—1908)
- 《时光的笑柄》(*Time's Laughingstocks*) (1909)
- 《境遇的嘲弄》(*Satires of Circumstance*) (1914)
- 《显象的片刻》(*Moments of Vision*) (1917)
- 《近期与早期抒情诗及许多其他诗》(*Late Lyrics and Early with Many Other Verses*) (1922)
- 《人间杂剧，遥远的幻想，歌和杂诗》(*Human Shows, Far Fantasies, Songs and Trifles*) (1925)
- 《冬天的话，包括多样化的情调和格律》(*Winter Words in Various Moods and Metres*) (1928)

你瞧，第一部诗集书名中虽没有用时间字样，但“威塞克斯”本身就是含有古老历史感的时间名词，而以后各部诗集的书名则显然都在强调着或意指着时间因素。这里解释一下若干书名：

首先，由于哈代早年写的诗都未发表，后来他每个诗集都是新作旧作合编，因此称之为“昔日与今日”、“近期与早期”（未加说明的诗集内容也是如此）。而且，因当年他老是在忙忙碌碌赶写小说供刊物连载，虽不放弃写诗，但多是在灵感来时匆匆写下两节的未完成品。后来他对留下的诗稿陆续加以补足，所以早年的诗会出现在他的每一本诗集中。

其次，我们注意到他诗集的书名中屡屡出现“笑柄”、“嘲弄”、“显象”、“片刻”等自嘲因素，哈代以此表示人在时间和境遇面前的谦虚。《显象的片刻》显的什么象？据哈代的解释是“显示人在冷漠宇宙中的微不足道，为的是抑制人的自命不凡”。

顺便也介绍几句哈代的《列王》，这是一部气势宏伟的史诗剧，分为三部十九幕一百余场，讲述的是拿破仑战争——拿破仑与欧洲各国统治者争霸欧洲带来的巨大灾难。哈代采用史诗形式，颠覆了自古以来史诗歌颂战争英雄的传统，从受难的人民的立场来揭露披着华丽堂皇外衣的列王的野心。在史诗剧中，他采用了从全景鸟瞰